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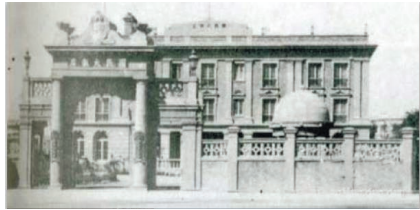


“马厂道”吴公馆昔日传奇(下)

口述人:吴铨英 采访:刘哲 文字整理:刘长虹 图片提供:吴铨英 唐硕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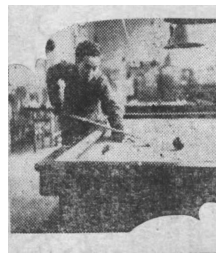
上图左起:梅葆玖、曾润芝(吴铨英先生五婶)、谢虹雯、童芷苓、宋德珠、姜铁麟、吴素秋、王金璐、张君秋



左图:国民饭店在民国时期的照片。寄圆球社就位于饭店赤峰道一侧的平房区域。



位于河北路与马场道交口吴宅原洋楼院东侧紧邻北洋政府总理张绍曾的宅院



1940年创刊的《游艺画刊》登载当时天津人打台球情形

天津在中国近代史上开许多风气之先!仅从现代体育运动这项来看,便有篮球、赛马等。那么,台球运动在天津的肇始和发展、兴盛又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继续跟随《话说天津卫》节目听友吴铨英老先生的讲述,去“还原”八十多年前,天津台球运动的那些人、那些事……

(吴铨英:原籍安徽合肥,1935年生于天津,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校任教。后被调到天津电气传动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话说天津卫》节目曾经说过,施剑翘当年替父报仇,枪杀孙传芳,在居士林打完孙传芳以后就打电话到吴公馆,接电话的正好就是我的五叔吴新猷,他的字叫勳谟,他以字行。

我的五叔在我们吴家当时叫当家人,主管家庭事务,再加经商理财,都是他一个人。我父亲是哥五个,我大伯是吴新田,是北洋将领,曾做过陕西的督办、陕南护军使,常年都在外,不在家。我二伯久病,三伯英年早逝,我父亲也跟随大伯左右,辅助他处理一些军务,参与一些个机要事宜,所以哥几个都不在家,在家的只有我五叔。

孙传芳杀害了施从滨以后,我们这两家就匆匆忙忙地在1925年底、1926年初从济南就搬到天津来了,为的是避战乱,躲到租界。到天津后,首先住在日租界的山口街1号,就是三井洋行的楼上。后来,我们买到了马厂道360号、366号两所相邻的院落,在366号楼里边又盖了一座主楼。这样的话,全家就都搬到马厂道住。这个位置就在河北路往右一拐,在北洋海军总长刘冠雄的房子对过。现在那里还有建筑(注:此处建筑是在吴新田旧居旧址于上世纪90年代新建楼座)。

五叔对台球尤感兴趣

五叔这个人兴趣广泛,花草鱼虫都喜欢,接触台球后,他对台球尤其感兴趣。

后来,我们自己家的房子买到了,又盖了新楼,就在大客厅里摆设了台球案子,他自己练习。我五叔的球艺比较好,在他屋里有一张照片,是打跳球,就是这个球能跳起来。这张照片中,球旁边放着一个高脚的玻璃酒杯,这个球可以跳起来落到酒杯里,这个技术是很难的了,他就照了这么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一直悬挂在他的屋里。

经营“洞天球社”等台球产业

除了他自己打球以外,上世纪30年代,他就开设了“洞天球社”,开设在当时法租界24号路66号,也就是现在的长春道原天祥商场的北门对过。除了在长春道开了一个“洞天球社”以外,又在劝业场内开了一家“洞天球社”,一个叫大洞天,一个叫小洞天。为的是“以球会友”,切磋球技。

球社里还涌现出两位球技高超的师傅,一个姓林,一个姓吕,指导顾客的练习。我五叔叫他们“小林”和“吕大”,我们跟着一块瞎喊,按说人家年

龄很大了,比我得大20岁。这两个人我都见过。

林师傅中等身材,身体略瘦,举止言谈透着一股机灵劲儿。我五叔说,他小时候曾入科学戏,练过童子功,说一口北京话,腿脚非常利索。上世纪50年代,小林还到五叔家来看望,我正好在那打球。据说在1960年,他参加了全国比赛,拿了个第一,这人球技是最好的。

还有一个吕师傅,听他的口音,反正是北方人说普通话,声音比较低、比较慢,显得很稳重。他在干部俱乐部台球厅工作。

除此以外,我五叔又在国民饭店院子里的平房,和国民饭店经理陈子澜合办,开了一个“寄圆球社”。1949年左右,我五叔又开办了新兴台球修造厂,在赤峰道,前面有个门脸,后院有作坊,专门制造台球的案子 and 台球等这些台球用品。

怀念五叔和五婶

我的五叔,可以说,一生和台球结缘。我从小就在五叔的指导下学习打台球,他要求我从基本功练起,要求我用三个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捏住球杆,一般人打球都是满把攥,我五叔教我就是用了三个手指头捏着,这样手腕子抖动灵活,击球点能够准确,不容易出错。另外,要求我左右手同时练习,左右开弓,不能用一只手打球。

五叔非常疼爱我,我一直叫他“老爸”。五婶呢,也很喜爱我,听说我断奶的时候,五婶带着我睡觉。等到我会说话、能记事的时候,有一次五婶就逗着我玩儿,让我叫她“妈”,我当然就喊她妈。后来,她说喊妈还不行,我要比你的生母还要亲,叫我“亲妈”。从此,我就从小到大,见面就管她叫“亲妈”。

我五婶喜爱京戏,因为看戏看得多了,就结交了一些京戏的名角,成为好朋友。著名的花旦童芷苓和我五婶就是几十年的好朋友。她常到我们家来,有一次我到五婶的房间,正碰见童芷苓在那说笑,还一边喝着咖啡。

我还见过一张照片,是五婶和童芷苓、吴素秋、梅葆玖、张君秋、谢虹雯这些个著名的京剧演员的合影,这张照片很珍贵!

五叔、五婶,我是非常想念他们的,非常想念他们,现在想起来还有点难过。

五叔可谓天津台球运动先驱

吴家人除了在军政界供职,在天津,只是有房产投资。至于“洞天球社”,我估计赚不了什么钱,主要是我五叔玩,他好这个。可以说他是天津市台球运动的先驱,他为天津台球运动的普及和提高,是有贡献的。我觉得在天津市要提台球运动史,不应该忘掉这个人。

不过,在同时期,天津还有没有其他的台球社、台球房,这个我还真没找到。因为劝业场里边本来就有个天纬球社,我也一直在奇怪,劝业场里有个“天纬”,我五叔在长春道上开了一个“洞天”,后来为什么在劝业场里又开了一个洞天球社,我也纳闷这个事儿,但是,洞天球社确实是在劝业场里边。

劝业场那个地方也不大呀,同时开两个球社,我估计可能性也不大。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因为某种原因,我五叔把它收购过来,或者承租过来,改名叫“洞天”。后来洞天不干了,又恢复了天纬的名字,这是我的一个猜想,但是我没有证据。

寄圆球社,是在国民饭店院内,是我五叔和国民饭店当时的经理陈子澜陈三爷合办的。陈子澜跟我们家很熟,陈子澜的哥哥陈二爷叫陈文运,跟我大伯是陆军大学同学。后来段祺瑞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成立参战军,陈文运就是参战军的一个师长。但是,直皖战争的时候,直系胜利了,皖系失败了,这些参战的师长就都下台了。陈三爷是陈二爷的亲弟弟,陈三爷经常到我们家来,他一直是国民饭店的经理。

与好友合开“三五委托店”

我顺便再说件有趣的事。我五叔跟陈子澜还在国民饭店门口,就是在院内盖了一溜平房,在赤峰道上开有一个门脸,开了一个“三五委托店”。为什么叫“三五”呢?就是陈子澜行三,我叔叔行五,所以他们就取

名叫“三五委托店”。我五叔好收藏,古玩、玉器、字画他都有研究,他都有收藏。能辨别真伪,能沽价格。

我经常看见有人拿一块纺织品,问他这个料子值多少钱?他就抽出一根细丝,然后拿打火机一点,烧着,看那纤维灰的颜色,他就能判断出来,你这个是什么成分的织品,是毛的?是丝的?是混纺的?毛占多大成分?丝占多大成分?他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而且还能沽价格,你这块料子值多少多少钱。所以,我经常看见家里人,或者是亲戚朋友拿东西来,他们管我五叔叫“五爷”,请五爷掌眼!您看看这个是真的,是假的?看看值多少钱?我经常看见他给人家做鉴定和估价。

“三五委托店”开设于上世纪40年代,是抗战胜利之后,还是之前,我就说不准了。有一次,我跟我表姐,也就是施剑翘的侄女,我们到“三五委托店”去,我姑妈有东西放在他那儿寄卖,后来不卖了又想拿回来,我陪着我表姐一块儿到店里去,大概是1946年、1947年的样子。

当时租界里有一些达官贵人,一些富豪的家属或者是家境败落了,或者是急于用钱,就想把一些旧物件变现,所以因当时的潮流出现了委托店这么一个行业。我五叔平时应当去店里呆着,因为他每天都出门。他也许是洞天球社不干了以后,好像洞天球社是1946年停的,他就干了这个委托店,两个有没有搭接,我说不清楚了。

在赤峰道开设新兴台球修造厂

我五叔在解放以后开的新兴台球厂是在赤峰道中段,好像在山西路附近,后来厂子也公私合营了。合进到什么厂我就知道了,但公私合营以后,我就听说他拿的工资特别高,一般人就几十块钱的工资,他拿几百块钱,我不知道他这是工资,还是定息,我不清楚,他当时在哪上班我也不知道。

他最后去世是1956年,在工商联开会,开会期间算脑出血吧,后来不久就去世了,他享年只有56岁。我五叔是庚子年(即1900年)生,现在又是庚子年(注:吴铨英先生在《话说天津卫》节目中讲述这段故事时,恰在农历庚子鼠年,即2020年)。我做这些回忆,也可以说是对五叔120周年诞辰的一个纪念。

(扫描二维码,收听《话说天津卫》讲述音频)



稿件来源:天津新闻广播《话说天津卫》节目

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 20:00-21:00

播出频率:天津新闻广播 FM97.2 周一至周六 23:00 重播

在线收听:万视达APP/津云APP/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



主持人刘哲电话:16602675331(同微信)